

「寫作」也能教嗎？

轉載《雲上播種——給寫作導師的十堂課》

■ 整理：張遠玲

教學生寫作的目的是甚麼？是要培育出明日的作家，還是要「倒模」地製造出順利通過公開試的「中文學習者」？老師心裏可能各有答案，但無可否認，寫作教育是愈來愈受到重視了。

到底「寫作」能教嗎？一羣文藝教育界有心人用實際行動證明只要教法得宜，老師不但可與學生一起享受寫作的樂趣，自己也能獲益。何鴻毅家族基金與《字花》在

2009、2010年舉辦了在雲上播種——寫作教育培訓工作坊，旨在促進寫作教育者的交流。第二屆講者的講稿結集成《雲上播種——給寫作導師的十堂課》。

為讓老師掌握更多寫作教學的心得，我們將一連三期選載《雲上播種——給寫作導師的十堂課》裏的文章。這期先由關夢南分享對散文教學的想法，道出寫作有「法」。

〈教學經驗分享——兼談新詩及散文教學〉（節錄）¹

關夢南

深入淺出，由「情狀」開始

教學須講解清晰，講求表達能力。比如講關愛，我會以大家熟悉的詩人為例，比如冰心的句子：「人世間只有同情和愛戀，人世間只有互助與匡扶」。再問大家：寫得好嗎？還有一首詩在當時很著名：「人生沒有波浪，就僅具平庸而已。誰說人生不好有波浪，誰說人生不應有波浪？」這類詩能給人概念，好多人覺得：寫得好啊！那你要問：好在哪裏？它講了甚麼？比喻波浪還不算好？為甚麼不直接說人生就好像波浪，要寫四句？冰心那兩句講關愛，甚麼叫做「關愛」呢？只說「人世間只有同情和愛戀，人世間只有互助與匡扶」，學生接收不了。我們得舉一些很淺的例子，向他們講解怎樣寫。

有個中學生寫了幾句詩，我很欣賞。他寫：「雨淅淅瀝瀝地下着，我在玻璃上呵一口氣，畫一把傘，送給過路的人。」這就是關愛了，不用像冰心那樣直接說出來。這位同學不是精英，他還是具體地用行動講出了關愛。

這些例子很淺，同時解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。有關愛，推己及人，這不就是作品的境界嗎？杜甫說：「花近樓台傷客心，萬方多難此登臨」。這個大境界，也是推己及人。花

不會傷心，是人傷心下的投射。寫作也好，教學也好，儘量在淺的層面解釋問題，學生接收了就有寫作的發展方向，不會堆砌形容詞、四字詞了。

說節儉，李嘉誠也節儉，賣報紙的阿伯也節儉，分別何在？要講出層次：講李嘉誠，跌了兩元會拾起，這是他的節儉；賣報紙的阿伯，每天吃一個飯盒，剩菜留到下一頓飯，這也是節儉；師奶在街市魚檔裏站着，人家問她做甚麼，她說等那尾魚反肚了才買，這也是節儉。不管是寫作還是教學，都得分清這些不同的情狀。有一次，我去某校演講，事前在提綱裏提到「不講形容詞」。那位老師說不行不行，我們平日就是教他們用形容詞、四字詞語嘛！我就刪了它，倒不會執着得說不去了，只是在演講時仍會提到那個論點。完場後那位老師說：也有道理。

散文的寫作手法

寫作也好，教學也好，都得從基本做起。我老在想：為甚麼我們會覺得散文難教，新詩易教？最後我這樣總結：寫新詩無須文筆好，文字沒有邏輯也可寫出好詩，很有邏輯倒寫不好。散文相反，文字根底很重要。

¹ 原文見《雲上播種——給寫作導師的十堂課》第40-45頁，本文主要節錄原文裏關於「散文教學」的部分。





散文寫作教學，不外是寫人、寫物、敘事。寫景也屬於寫物。譬如寫物，我們走到路的盡頭看着那條河，河底是石板，水很清，我們看到游魚晃動的影子。

寫人，先寫外貌。很多人都不會寫外貌，只說魁梧、英俊、漂亮，寫了等如沒寫。寫外貌，得寫五官。《三國志》寫關公，說他臥蠶眉、丹鳳眼、面如重棗、五綵長鬚。後人畫他，就按照這些描述來畫。再舉個例子：有個富翁，老婆不見了，就寫了一個啟事：「我走失媳婦一枚，闊口大面，一齒突出。」幾筆就寫出外貌，我覺得很精彩。

其次，寫他的衣飾。我見到普通人寫的是：沒穿衣服——個個都是「英俊」，然後就沒有了。拜託，給他一件衣服吧！恤衫、恤衫，究竟是甚麼恤衫？直問恤衫。這事簡單，但很多人忽略了。我記得，當時有個女詩人，講一個女子很關心一個男子，說我看見他，頭髮輕輕地靠着右邊的眉目，我看見他穿着米黃色的恤衫和牛仔褲。她看得真仔細。人人衣飾不同，寫下來，人便立體了。

寫人，還得寫行為，它最能反映人的性格和想法，但幾乎所有寫文章的人都忽略了。記得戴天有篇散文，這樣寫老師：「她美麗的小鼻子上，冒出了一粒一粒的汗珠；她的眼睛像火一樣地燃燒」。我看完就覺得：寫出來了！不說「無微不至」、「關心」，就把老師關心學生的情狀寫出了來。有學生寫自己被老師罰站，回看教員室裏的老師在改簿，簿本來疊得好高，慢慢就改好了。他寫：「他輕輕地放下了筆，歎了一口氣」，之後就完了。為甚麼歎氣呢？可能覺得白費功夫，教了也沒有進步，無能為力。我看過之後我說，寫得真好。這些情狀，我們要寫下來。

朱自清的〈背影〉好在哪裏？情狀而已。他講他爸爸跨過那欄柵，他遙看其背影，歷久而常新，寫完甚麼都不用說，這個就是他父親。有個同學寫父親，我覺得也很好。他說，某天半夜，他到洗手間去，經過客廳，看到椅子上有個疲累的身影，這人在咳嗽，將手放在背脊上敲打，而月光將他的影子映在地上。我看到這處，很感動，感受到他父親把一切都獻給了家庭。我們無須說「老實為家庭流乾了他最後的一滴汗」，這樣太煽情。我們寫人，就該寫這些行為，那

就是好文章了。〈背影〉好在哪裏，就是行為——父親和他買橘子跨過那個地方。

寫好外貌、衣飾、行為，就是好文章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。我教學生這樣寫散文，效果很好。罵學生是沒用的，一定要告訴他們方法。我最近到柏雨中學去，用這個方法，有十幾個同學都寫得好好。我事先規定他們不准用形容詞、四字詞語，有的話全部刪去，拿掉「美麗的」、「可愛的」、「莊嚴的」、「偉大的」、「洶湧的」、「澎湃的」……有些人寫「光陰似箭、日月如梭」，我也說不好，索性寫「時間很快又過去了」吧，乾乾淨淨。那就像以前我們寫信說的「士別三日」，都是腐敗了的詞語，趕走它才會進步。當然，現在不用，不代表將來不用。先扔掉它們，日後會拿回來，同樣的字眼你會用得不一樣，很有力量。

小結

教寫作，自己也得試寫。你教人游泳，自己也不懂，怎樣教呢？好多人沒寫好文章卻去教人，還要學生寫得好，怎麼可能？你教學生理論，但理論未經充分實踐，不行。五四時期的教育家早就說過，老師一定要親身實踐，不斷改進自己的寫法，探知難點在哪裏。講是容易的，你試試寫貓給我看？很難，因為筆不聽使喚，這時候或許又想怎樣堆砌形容詞了，不用又覺好辛苦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自己過了關，再去教人。教書，我不講理想，講自己實際擁有的一點東西。



預告

下一期將節錄轉載董啟章的〈寫作教學遊戲及活動設計（二）〉，他運用實際的教學法，翻出新意，讀者豈可錯過？

* 特別鳴謝何鴻毅家族基金允許轉載。

